

沪语典故

辣拉上海闲话里,指略施小计小谋,吓唬一下别人,往往用“吓吓野人头”迭句话。葛末迭句闲话个出典究竟从啥地方来个呢?

事体还要从明嘉靖年间讲起,倭寇从海路登陆,从浦东周浦、东沟一带,一路浪向烧杀抢掠来到松江泗泾。泗泾地面上个老百姓都人心惶惶,大家伙收拾起细软家生,打算弃家逃难。由于倭寇人生得矮小丑陋,穿着又奇形怪状,当地个老百姓伙叫伊拉“野人头”。

有个木匠师傅叫张阿大个,伊独独一家头一声勿响、稳坐勿动。勿少好心人问伊:“依还留辣帮搭做啥?难道依勿怕野人头来吗?”张木匠笑笑说:“依生脚,人家野人头也生脚,依逃,伊勿会追吗?再讲,人走脱了,屋还辣拉,野人头来了,一把火烧光,看依回转来后住啥地方?”大家听了伊个一番话,觉着蛮有道理,可又勿晓得哪能对付野人头。

张木匠乃末召来大家一道商量,伊一面叫大家砍木头伐木头,

把竹头断成一节节,里向头装上干辣椒粉、艾蓬,又把墙上扫下来个“狗尿硝”作引信,还用纸头包了无数个“石灰包”;把伐下来个木杆竖起来挂上旌旗,还辣拉一个个路口,暗暗埋下密密麻麻个枸桔藜刺。等到迭个一切安顿好,伊又把人都召集到一个用蓬帐搭成个敞棚里,同时又预备了一副副喇叭和锣鼓家生。

农历五月初四日,长长一大队野人头果然耀武扬威个来了,张木匠要大家待等野人头慢慢靠

近后,突然之间,各个敞棚里喇叭声声,锣鼓齐鸣。紧接着,从里面扔出一个个稀奇古怪个火炮,像密集个雨点,迭个一团团火球飞过来辰光,噼里啪啦炸了开来,一股股浓烟熏得野人头睁勿开眼来,辣得野人头喘勿过气来。猛然之间,又飞来一个个“石灰包”,砸得野人头眼都瞎了。野人头受此突然袭击,一下子慌了手脚,依挤我轧,纷纷后退逃命,又碰巧被路上暗暗埋下个枸桔藜刺戳得“哇哩哇啦”叫爷喊娘。

野人头里个头领远远看去,见高高耸立着个几根旗杆,以为是碰到有重兵把守,赶忙收拾起残兵败将狼狈离去。

而当地个百姓高兴个拍手唱道:“张木匠,真胆大,巧施小计退贼倭;野人头,出尽丑,吓得魂飞尿直流。”辣现在古镇泗泾镇北首有个叫“棋杆头”个地方,据说就是当年张木匠率领大家智退倭寇个地方,而“吓吓野人头”迭句上海闲话也一代代被传了下来。



上海闲话里个『动物』

(1)

上海闲话里向,有得交关拿动物打比方个词语搭仔句子,邪气生动有趣。今朝先为大家整理了一眼眼看看叫,是勿是依平常经常用个?

黄牛肩胛——老黄牛个体型老大个,不过伊既没肩胛个,牛头直接连牢仔牛身体。比喻一个人勿敢承担责任,赛过是“黄牛肩胛”。

黄鱼脑子——黄鱼个脑子是两块白颜色个小石头。比喻一个人勿动脑筋,比喻迭个人老笨个,就讲伊是“黄鱼脑子”。

缩头乌龟——乌龟只要受到一眼眼惊吓,伊个头上会得缩到乌龟壳里向去,外加要过交辰光,等伊觉着危险已经过了,伊个头才会得慢慢叫个再伸出来。用“缩头乌龟”来形容胆小怕事、既没一眼眼血气个人老确切个。

呖头苍蝇——掐脱头个苍蝇,翅膀还会得扑腾扑腾,勿过飞起来完全既没方向。比喻一个人做事体方向勿明、既没计划,东打一拳、西踢一脚,就像“呖头苍蝇”一样。

蓬头狮子——想一想雄性狮子竖起来个一头毛发蓬蓬松松,用伊来形容一个人头发、胡子又长又乱,就像一头雄狮子,蛮形象个。

老虫做亲——“老虫”就是老鼠。帮种动物日里向一般勿大出来活动个,葛末到仔夜里向,就依是伊拉个市面了。“老虫做亲”,通常就是指深夜个辰光忙煞。

老虎脚爪——巴掌打人老结棍个,叫请依吃“老虎脚爪”。不过,还有一种传统早点,也叫“老虎脚爪”,因为伊个外形有眼像老虎个脚爪。

鸡狗鸡狗——当象声词来讲,就好比“叽咯叽咯”,而十二生肖当中,据说“鸡”和“狗”是“相冲”个,鸡狗碰拉一道就“鸡狗鸡狗”搞勿清爽哉!

蚊子结——“蚊子结”专门用来指一种邪气细小个接头,譬如,拉拉纺织厂里纱线、毛线打结头依是用“蚊子结”个,帮种接头,勿但接头个外形细小,外加交关牢靠,勿会松脱个。

(选自新民晚报·新民网出品微信“依好上海”,微信号:hellosanghai2013。传播上海文化,服务上海市民。大城小事,记得第一辰光微信“依好上海”哦!参与互动,会有惊喜等着依!)

“吃饭家生”,也有人说“吃饭家伙”,即赖以谋生的工具。

不论高低贵贱,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“吃饭家生”。我上学时,记得地理老师说地球仪是他的“吃饭家生”;而其他老师说过,教鞭、粉笔盒、备课本,是他们的“吃饭家生”。医院里,各科医生都有自己的“吃饭家生”,而听诊器则是共同的“吃饭家生”。在电焊工看来,焊枪是他的“吃饭家生”;而



远开一点

吃饭家生

文 / 彭瑞高

老虎钳,则是电工的“吃饭家生”。老裁缝有时生活一多,皮尺不见了,总会说“吃饭家生寻不着了”;其实,剪刀、竹尺、粉片,都是他的“吃饭家生”。木匠会说刨子是他的“吃饭家生”;剃头师傅会说轧剪是他的“吃饭家生”;大菜师傅会说铁锅勺子是“吃饭家生”……

读中学时有一天,一位老师掉了钢笔,边找边说:“‘吃饭家生’落脱了。”我听了就想:自己在不知丢了多少支钢笔,却从未这样说过。遂明白:还没有挣钱养家的人,是没有资格说“吃饭家生”的。一个天天骑脚踏车上班的老师可以说:“这部脚踏车是我的吃饭家生。”我



茄山河

七十年后重相会

文 / 凌淑平

自从本版刊登了我个《新城隍庙个良友照相馆》一文以后,上海有交关人怀念起拔自家带来老多快乐个新城隍庙来。责编转来了一位78岁高龄戴伟民老先生个亲笔信,讲自家1947年“在100号的大用无线电行当学徒。文章作者如是女性,那肯定是凌维熊的长女。”伊讲当年还抱过我。

最叫我惊喜个是隔壁101号良友照相馆个大儿子唐俭先生看到文章,通过责编寻着了,我,伊搭我通了电话,帮个是要到了七十年个电话,当年阿拉一岁勿到一道辣良友合拍一照,想勿到现在又好碰头了!前些天是阿拉两家头虚岁七十生日,电话里商定一道过。帮日,阿拉两家各有三兄弟加上我等一道见了面,还请来了发小钱乃荣教授。阿拉伙带来了勿少老照片。看了

旧照,回忆往事历历在目。双方个父辈依是勤奋勤俭创业。唐俭爸爸拿良友影迷社经营得老好,后来良友还开到了重庆中路太和里北面,滑稽演员姚慕双、周柏春搭越剧演员戚雅仙伙请得来拍照,影迷、戏迷来了交关。到良友拍二寸报名照,就可以拿到一张姚或周个“结婚照”。影迷社后来改名照片公司,公私合营后店面搬到新城隍庙正门右侧,后来成为淮海中路老有名气个“海影图片社”。伊爸爸还参加民建个工作,母亲辣福州路西藏路口个“上海摄影图片部”工作到老。唐先生大学毕业后去了黑龙江工作。我个爸爸解放前开了一月光大织造厂,当年为了抵制美货,自家研制了印刷用布水胶绒等,辣上海影响颇大。解放后伊一直是政协委员,1963年伊让我带头到新疆去参加建设。唐先生搭

我两人分隔辣祖国北部边陲,一个东、一个西。后来“文革”动乱,打断了老人之间个联系,半个世纪大家既没了音讯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搭丈夫从新疆回来,唐先生也调回到上海电力学院任教授。古人已逝,后辈今朝伙还辣勤奋工作。多亏了晚报个深远影响,使得两家人恢复了联系。

相见个话题当然离勿开新城隍庙个旧事。日本人侵入南市以后,租界里个上海百姓勿便去城隍庙烧香,明星制片公司导演张石川等几个文化人从南市请来了—尊城隍菩萨,筹划辣今连云路一带造起了新城隍庙。阿拉帮日伙带来了1949年出个上海新城隍庙个详细地图,上面有阿拉100号、101号位置,就住辣城隍殿个对面。平面图浪有新城隍庙个城隍殿搭仔周围个交关商店位



置及其名称。唐先生还带来了良友拍个新城隍庙大殿个照片(见附图),地图当中还有一块老长个“百花厅”。帮个辰光个新城隍庙是个小社会,人丁兴旺、邪气闹猛,样样物事伙有得买,新城隍庙里个店面清清爽爽,勿准许乱设摊头,只有沿马路有一点卖花鸟、杂物个地方。新城隍庙比别搭更加有点文化色彩,譬如文具店格外多,还有乐器店,马头牌颜料搭仔口琴专卖店啥。钱教授还讲,整个50年代,伊最欢喜去个地方,就是新城隍庙,买花买树苗、买文具游戏棋香烟牌子搭仔连环图画、明星照片。



闲话闲画

世界杯:太阳导向仪灵光

文图 / 阿仁



“嘿——咯咯咯!”他学个鸡鸣鸡啼比阿拉更出色。有啥个办法呢?重新交流,终于使伊明白目的地是火车站。后来大家才琢磨出欧洲早就既没蒸汽火车了。伊拉是开挂辫子个电动火车了。一场热昏个误会。

我和晚报个几个老记去租了辆大众,自驾。伊个辰光还既没导航仪,电脑、手机都派勿上用场,

自家寻路。我做向导。我做事前个功课,就是弄清爽要去个伊个城市是辣啥个方向。南北便当。欧洲个农庄也多半是坐南背北。东西就靠太阳来辨别了。早上迎头朝太阳开,帮是向东。下半天去追夕阳落日,那是朝西。方向认准了。上了高速道路就寻城市个名称。帮点外文再弄勿明白,真是文盲干部了。跑了好几个国家、十几个

城市,既没走过冤枉路。大家开心,尊称我为太阳导航仪,顶礼膜拜。

只出过一趟洋相。帮一天是阴天,太阳导航仪因此失灵。车子开进了一条大路。既没叉道,光起了火就一直朝前奔。忽然一片开阔地。有一队士兵认真操练方阵。我发现了伊拉军服上佩有星条旗,是美国兵。原来阿拉几乎就闯进了美军基地。趁美国大兵还既没反应,马上调头,撤退。走勿多远,空中响起了轰鸣声,一架军机悬辣阿拉车头上空。伊可以挂辣空中勿前勿后、勿上勿下,好飞机!顾勿上了,车子加足油门,开溜。白相了一通“老子一溜烟,小子干瞪眼。”虚惊一场之后,我个太阳导航仪就砸脱牌子了。不过,日后每每讲起帮场空中地上对峙,大家还是相当快活。如此遭遇,人生难得啊。